

捡到一块砖 打开一扇门

昌庆旭：“砖家”说武昌城

在洪山区洪山街道景江社区,有这样一位老人,他经常出现在湖北省图书馆的古籍阅览室里伏案疾书,家里堆放着数十块刻有字迹的砖块。他就是71岁的省图退休研究馆员昌庆旭,在武汉文化圈颇有名气的“砖家”。这个略带调侃的称谓背后,是一位学者用十余年光阴与城墙砖块的深情对话,是一场跨越时空的文化苦旅。

无心插柳的“砖缘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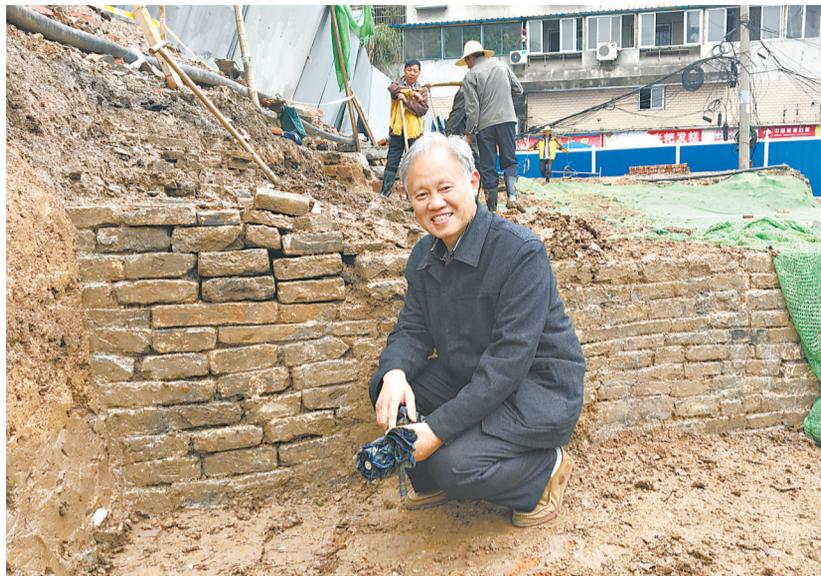
2011年7月,湖北省图书馆搬迁,在旧址的工地上,57岁的昌庆旭弯着腰在水泥砖块间仔细搜寻。同事们都知道,这位负责中文图书采购工作的老同志,最近迷上了捡城砖。“当时省图和省教院都在拆迁,我突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省图建蓄水池时曾挖出过带铭文的老城墙砖。”昌庆旭回忆道,“就想着再去碰碰运气。”

他翻找了大半天,都没找到一块留有印记的砖。正当失望之际,一块较为完整的青灰色城砖突然映入眼帘,上面清晰镌刻着两行文字:“岳州提调官同知皇甫從龍 司吏榮惠”“临湘县提调官县丞张桂 司吏雷溥”。这块看似普通的砖块,就此改变了昌庆旭的人生轨迹。

“当时我对城砖一无所知,只是本能地觉得这些文字很重要。”他带着这块砖请教了武汉文史专家刘谦定,得知这是明代城墙砖,具有重要历史价值。回到图书馆,他迫不及待地查阅《隆庆岳州府志》,找到了皇甫从龙的记载:“国初府同知卒于任”。寥寥数字,却让这块沉睡了六百年的城砖突然鲜活起来——它见证了明初岳州府同知皇甫从龙的生命终点,承载着武昌城墙建造的历史细节。

从炊事员到研究馆员的逆袭

昌庆旭与历史文献的缘分,早在他成为“砖家”前就已埋下伏笔。1954年生于武昌的他,在1975年高中毕业后下放农村,四年后才通过招工返城,进入湖北省图书馆食堂当炊事员。“那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淘米、洗菜,但我总觉得人生不该止步于此。”回忆起青春岁月,他的眼中仍闪烁着不甘的光芒。



昌庆旭在武胜门遗址发掘现场。



这是昌庆旭捡到的第一块城墙砖。

20世纪80年代初,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,昌庆旭抓住机遇,考入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函授专修科。三年苦读后,这位曾经的炊事员成功转型为图书馆业务人员,专门负责中文图书采购工作。“每天经手那么多古籍和地方志,就像打开了通往历史的大门。”他对藏书建设和谱牒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,2012年凭借扎实的研究成果破格评为湖北省图书馆研究馆员。

正是这种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历史的敬畏,让他在发现第一块城砖后,迅速从“好奇”转向了系统研究。他开始利用图书馆丰富的文献资源,对照实物考证每一块城砖的身世。“别人笑我是‘砖家’,我倒觉得这个称呼挺贴切。”他笑着说,“只不过我这个‘砖家’研究的不是赚钱的‘砖’,而是承



清代的武昌城墙砖,“武黄同知史湛承造”“窑户 魏万盛”。

载城市记忆的‘砖’。”

解读砖块上的历史密码

在昌庆旭的家里,陈列着数十块十余年来收集的武昌城砖。每一块都经过精心清理、测量和记录,还附有详细的考证笔记。“这些砖块就像历史的密码本,需要用心解读。”他指着一块铭文砖解释道,“明代实行‘物勒工名’制度,每块砖都必须标明烧制地点、监造官员和工匠姓名,相当于现在的产品追溯系统。”

通过系统研究,昌庆旭梳理出了武昌城墙演变的四个重要时期:三国夏口城(存世231年)、南朝郢州城(存世135年)、唐宋鄂州城(存世782年)、明清武昌城(存世556年)。他发现,武昌城以砖砌墙始于唐代,此前均为夯

土结构。而明初修建的武昌城墙规模空前,据估算使用了约两亿块城砖。

2019年8月,地铁5号线积玉桥路段施工发现武胜门城墙遗址时,昌庆旭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“考古人员清理出的宋代至清代文化层清晰可见,城墙砖上的年代标记印证了武昌城墙的千年历史。”他激动地回忆道,“那一刻,我自己触摸到了城市的脉搏。”

守护城市记忆的“砖家”

除了收集研究,昌庆旭更致力于城墙文化的传播。2010年—2015年担任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谱牒文化分会秘书长期间,他主编了《中华昌氏通谱》和《第三届中华大族谱国际会议论文集》,将城墙研究与谱牒文化相结合。2023年在武昌大讲堂的讲座上,他深情地说:“一座城墙,一块小小的砖头,沐风沥雨,在时间中老去,但哪怕只留下片段的痕迹,也在承载和记录着城市的历史细节。”

如今,已退休十年的昌庆旭依然活跃在文化保护一线。2025年受聘为“时代记忆族谱家训展”主理人,他计划将城墙砖研究纳入展览,让更多人了解这些“会说话的历史见证者”。“在昙华林、起义门、宝通寺,甚至长江江滩护坡上,都还能找到带铭文的城砖。”他呼吁市民共同关注,“一旦发现带文字的城砖,请记录发现地点并拍照,这些都是城市历史的碎片。”

从炊事员到研究馆员,从图书采购员到城墙文化研究者,昌庆旭用大半生诠释了“干一行爱一行,爱一行专一行”的工匠精神。在他眼中,每一块斑驳的城砖都是穿越时空的信使,承载着建造者的汗水与智慧,记录着城市变迁的轨迹。这位自称“砖家”的文化守护者,正用执着与热爱,续写着人与城的永恒对话。

“收藏城砖不是目的,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实物还原历史真相,让城市记忆得以传承。”昌庆旭抚摸着书桌上那块最初发现的城砖,眼神中流露出学者特有的坚定与温柔。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,他像一块沉稳的城砖,默默守护着城市的文化根基,为后世留存着可触摸的历史印记。

文/周飞